

論

語

正

義

論語正義卷五

寶應劉寶楠學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

於仁者之里是爲美非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

正義曰說文擇東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

里其馬宅兮李賢注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

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

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

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璠梁典署宅歸仁里亦

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  
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間居賦  
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

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累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已亦有榮名是為美也非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者此訓擇為羊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非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為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邑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為非不可以長

處樂注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注包曰惟性仁

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正義曰墨

子經上久彌異時也說文爲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  
注約猶窮也不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  
有恒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  
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  
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未可知故直  
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  
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  
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  
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於成功不以誠僞苛  
羊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  
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  
人以長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

惡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人用情多  
 惡由己愛憎之私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  
 者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  
 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素  
 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  
 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惡人與  
 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  
 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  
 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好惡故為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  
 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  
 為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

其餘終無惡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棄前後章皆  
 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宜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  
 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  
 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戴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  
 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

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見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苓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困孔子曰

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

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正義曰說

文界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有爵祿者爲貴無爵祿者爲賤引申之義也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

不願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  
止無富貴謝氏據按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  
所止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  
之不居畢氏沅按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  
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  
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  
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  
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句畢按非是。注不以其道得  
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  
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  
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  
安不可違而去之輒妄冀得富貴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  
故君子無怙怙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  
完蔬食不飽蓬戶。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曰惡乎成名  
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注

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

違仁

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

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

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刑疏言

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

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間違

仁故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

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

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入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

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

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

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

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

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

夷叔齊則不以道得富貴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

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

次急遽顛沛僊什。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

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越屣造猝也王氏念孫疏證越屣一

字也說文越倉卒也卒與猝同越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



語之轉次越古同聲故廣雅越造二字並訓爲猝案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越說文及鄭作越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躡躑也躑躑也詩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什沛拔技與致同考之說文顛本訓頂沛爲水名皆段借也偃什者說文偃偃也什頓也皇本及釋文本偃作偃說文偃偃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困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困孔

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困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困孔曰諫不欲

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正義曰其

爲仁矣爲仁卽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氏引之經

傳釋詞矣也一聲之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

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

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馬日有孳孳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

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

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

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卽夫子之所謂畫矣

夫仁人心也人卽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謂至氣亦

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言

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

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

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難復

加也。正義曰說文尙會也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

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尙之也。注言惡至爲優。正義

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

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者或  
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因孔曰：黨，黨類。小

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

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

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

者以測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

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

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

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

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

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馬案：表記此文

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

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

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夫官還養。

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  
注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  
訓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  
菑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  
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  
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而知則仁卽過者之仁而孔以爲  
觀者知仁  
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正義曰爾雅釋

詰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暮也从月半見朝夕言時至近  
不踰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  
聞道而不遽死則循習諷誦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  
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  
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謠語皆謂聞  
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正義曰白虎  
通爵篇士者  
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矣士居  
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

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于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尙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卽此文所云道也士志於道故常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與也士旣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伎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正義曰言天下者謂

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計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因征敵之敵荀卿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由惠氏所引證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莫慕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敵慕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當卽仇敵之義無敵無

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  
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  
愛而爲害者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僞之  
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  
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變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  
時潁川荀爽賈彪俱知名而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  
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取臣勸罰一惡而取臣懼  
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  
聞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  
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  
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卽云  
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  
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  
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  
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  
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衆無所貪  
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句無涉此注必妄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子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子曰重遷君子

懷刑述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述包曰惠恩惠正義曰爾

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思成已將

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

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

德爲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飢寒之是恤故無

恒產因無恒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

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

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

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

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小人愍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

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小人所懷

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

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

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引

日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

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引

正義曰爾雅釋詁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爲重難也亦懷

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

之道

正義曰此為在佐好利者箴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恚也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

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食牛羊錯賀之臣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為塲國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賦然故民不因財貪窶者有所覓其手皆言在上佐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壅於上民因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舊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屬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



爲國如禮何

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正義曰讓者

讓之文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  
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咸就於中和也爲國  
者爲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  
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  
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  
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  
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向辭讓去爭奪舍  
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  
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禮而讓愿黜違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  
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諸文並足  
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  
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  
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  
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非爲可知也

注包曰

非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疎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

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思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貴忠篇引此文作患己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佐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卽位作卽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就蒞官時言之不患莫己知非爲可知就爲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

己字下

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

曰唯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讓若曾參之參則參  
森音同其字子輿則取三人同與義也曾子時與門  
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  
氏循雕茲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  
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已以及物也孔子  
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  
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  
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  
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能知之聖人所不  
能而人能知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  
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  
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  
地佐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  
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  
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  
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

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後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爲美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

謂之貫矣。阮氏元學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非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卽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唯恭於諾。

**恕而已矣。**

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欲厚葬之，門人不敬。

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調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

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順其弟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使其臣者禮中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且未能一馬所非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非乎朋友臣以事君未能也所非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非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蓋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爲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卽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爲忠也說文訓恕爲仁此因恕可非仁故恕卽爲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

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卽一以貫之道故門人問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注孔曰喻猶曉也

正義曰包氏慎言溫

故錄大雅瞻卬如買三倍君子是議箋云買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子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

所視微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  
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  
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循  
雕菴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  
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  
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  
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卽以能  
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  
恒產因無恒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  
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爲利君  
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  
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  
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  
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  
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

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脩  
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注包曰思與賢者等



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卽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

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正義曰說文云

諫証也謂以言正之也白虎通諫諍云諫者開也更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逕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

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博博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

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槌之流血不敢疾恐以爲證案槌之流血非勞之謂也刑

曷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

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

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正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卽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卽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又擅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爲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論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善言所謂論父母於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孰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遽違父母意徑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怒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

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爲不去卽內則所云不說則孰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已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

通亦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

正義曰皇本不遠上

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常訓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其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已得卽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戚

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

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

出陳氏鱣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乎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爲。

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注孔曰見

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

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

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

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

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正義曰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與也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緇衣云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

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困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

約無憂患

正義曰約卽曾子守約之約趙氏伯溫故錄賁盡飾受以制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

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厘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

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恒泰而能約故可

久曲禮曰放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

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

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鮮矣爲句並通○注俱不

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卽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

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

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

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

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困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

行欲疾

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訥以訥爲訥之或體說

文內言之訥也○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

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訥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

引鄭注云言欲  
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注

方以類聚同志相非故必有鄰是以

不孤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誼故並箸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刑疏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孚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孚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注數謂速數之數正

曰疏遠也見呂覽慎行注刑疏云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賓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之交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刑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隨書李諤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諤上疏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

數爲數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  
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  
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  
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失可徵辨而  
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樞羣經平議說同  
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  
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  
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  
著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  
記術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  
數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  
氏紹勳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驟義如廣  
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  
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不聽兮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未  
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鱣古訓引錢廣  
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皇本此注爲孔安國



齊山何耀章校刊

論語正義卷六

賈應劉寶楠學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注孔曰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羣也所

以拘罪人

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

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傅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邪

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繼唐石經作綬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注治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治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襄那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標爲黑索者說文無標字彙下云綴得理也一日大索也標與彙同凡索皆綴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范論訓累繩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累楊倅注累讀爲縲索累卽彙之省春秋左氏傳不以彙臣彙鼓兩釋彙囚使其眾男女別而彙皆以彙爲索也說文繼系也從系世聲標繼或從某廣雅釋詁繼系也釋器繼彙索也少儀犬則執繼左氏傳臣負羈繼是繼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繼孔以繼爲羈者說文羈係也易中孚有孚繫如馬括羈連也虞注繫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日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厚也舉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縚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爲劣也以己女妻公治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夫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卽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適史以南宮括南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縚爲一人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行縚與縚同論語釋文亦云縚本又  
復白圭爲南宮縚之姑之喪失事誨之鬻而家語又以三  
作縚則陸所見此注亦作縚縚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縚作  
適皆通用字鄭氏禮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  
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  
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  
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獲卽孟僖子世本  
誤以南宮縚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  
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卽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  
說而其諡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縚無涉自鄭君誤依世  
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素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  
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  
可選著補闕疑會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  
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彊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  
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  
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  
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亦謂敬叔卽曾受僖子  
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  
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  
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鬻法若是敬叔則此姑

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謫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畧同惟毛氏贖言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是南宮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宮卽南宮縚也敬叔卽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

子謂子賤

注

孔日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

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斯

注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

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

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曰君子矣韓詩外傳同

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

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對

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  
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  
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  
云魯之君子卽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  
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  
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  
魯無君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  
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  
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  
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  
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  
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  
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  
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傳定  
○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  
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  
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  
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宓不知處宓俱從宓得  
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處宓俱從宓得  
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宓見淮南子秦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日瑚殷日璉

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

聞孔子評諸弟子而不及已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

古義瑚璉當為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

氏之四連皆不從王旁孔庶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鞶日

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鞶日

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疑胡鞶皆取車為名案說文

璉器其始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為之潛夫論譜學云胡簋

以竹為之祇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矣為說之無他證也

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孟郁修堯

庶碑瑚字又作瑚可知胡連本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

八簋為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旒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



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

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

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屬也程氏瑤田九穀

考說黍穗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梁宗

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為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

注明堂位已云未間凌氏曙典故覈引三禮圖瑚受一升

如簋而平下踵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

度如簋而銳下則以瑚圓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

因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

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簋籩者鄭注

周官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籩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

云陳其簋籩註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籩而言若

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

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蓋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

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

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調

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

曰侯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  
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尙佞見雍  
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  
給禦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  
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  
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  
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  
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  
正義曰毛詩賓筵傳屢數也。此常訓捷給者捷速也。給足  
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  
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  
皆引中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  
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  
拙者毋取口銳者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誕而  
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  
驟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注**

孔曰開弟子也漆雕

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曰善其

志道深

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

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按勘記依說文當作彫

凡明琢之成文則曰彫雕凋皆借字案依阮說漆雕

氏必其職掌漆飾凋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

爲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

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爲后字之訛后卽啟

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

開字子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啟字漢人避諱

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證之其說是也古今

人表亦作啟啟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

之疏可知揚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

白水碑字子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

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

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

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

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

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

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

言未能明信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  
○正義日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卽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

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已俱行。正義曰

乘說文

作乘云覆也覆者加乎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  
文云汜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  
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塗四書地理考  
浮海指勃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灑勃海  
之別也潛丘劄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  
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德  
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  
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歲貉句驪  
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曰禮義田蠶織作樂  
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曰當時儻殺相傷曰穀儻相盜  
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  
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曰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  
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  
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

夷有已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卽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尚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遜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姑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桴，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桴，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棧，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說文：桴，棟名，別一義。附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桴，附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附。筏也。釋文：附字或作笱。樊本作柁，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附也。方與桴同。周南釋文：附本亦作笱，又作桴，或作柁，諸字惟。

桴是段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桴小桴曰桴分桴桴爲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借往日注編竹木曰桴與此注同方言桴謂之箛箛謂之箛箛謂之箛箛謂之箛也江淮家居箛中謂之箛廣雅釋水箛箛橫箛也眾經音義卷三箛通俗文作箛韻集作箛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箛北人名箛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桴秦人曰箛箛箛箛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箛竹曰箛小箛曰桴桴爲小則箛爲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桴箛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爲分別也○注喜與已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浮海若

無所取材

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日

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

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

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挺也周官太宰五曰材貢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爲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爲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段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爲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爲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不子碑往才汝諧邢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

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注孔曰賦兵賦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陳氏

禮古訓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子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  
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  
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己道之遠也如  
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己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同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  
其身死而後己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  
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  
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歛也顏師古漢書  
地理志注賦者發歛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  
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  
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曰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  
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鄆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  
也賦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

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正義曰武伯更問求未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



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下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都之城方三里，威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里矣。就鄭君殘注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凌氏曙四書典故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篋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置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廩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

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  
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五  
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  
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  
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  
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再易計之爲一室  
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  
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二千二百夫云  
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郛曰  
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  
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而無廟固宜稱  
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  
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  
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  
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  
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  
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制司馬法六  
尺爲步步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制司馬法六  
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

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  
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  
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  
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  
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方百里之義也  
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  
之邑卿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  
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祇能仕於私家於義未  
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  
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百里中  
采方二百五十里小采方一百二十五里其采地亦爲三等  
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  
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  
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制地方  
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  
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  
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  
十里者三  
有餘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

言也不知其仁也

注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

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縛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繚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

帶帶也

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鞶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鞶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

帶

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鞞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

帶

故許於鞶曰大帶也戴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

素帶

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

所謂

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

雅釋

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卽立於朝

也

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

朝者

亦舉一以賅耳凌氏曙四書典故覈其立位則接賓

時陳

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旣入廟門擯者負

東塾

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

于賓

遂相君拜旣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

亦舉

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

諸侯

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

筵旣

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

重停

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

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赤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赤能爲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卽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爲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同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

敢望同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

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

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范也

之德已不敢視比之也釋文間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

皆段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

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

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同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

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卽顏子所聞而知之者

也子貢未能一貫故問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已未

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

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

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

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

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

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

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同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同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子晝寢

注孔曰宰子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朽也

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朽鏝也

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

於子與何誅

注孔曰誅責也

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

正義曰江氏聲論語埃質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

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尚寢寐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寢臥也其字從宀故所臥

室亦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寢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

內且不可別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晝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

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  
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畫當作畫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  
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  
塗而不畫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  
語可證畫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  
稅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  
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之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  
諸侯斲至大夫倉士斲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斲至之  
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節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  
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斲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  
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至統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其白  
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斲至異飾當是宮  
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巧人以時填館宮室亦當謂加  
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凶輪奐頌  
而文子懼意宰子畫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朽  
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雕皇本唐宋石  
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真說文此篆作彘云棄除也从艸  
推革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也从艸  
之做應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土猶言穢  
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朽牆者



說文作牆云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朽皇本釋文本並作朽說文有朽無朽乃朽之俗玉篇  
作朽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朽此形近之訛於子與何誅釋  
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猶也也於子與改是  
同○注宰子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稱  
宰子予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  
朽腐至鏤也○正義曰說文朽腐也朽朽或從木腐爛也  
剛剝也瑀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段借字刻畫猶刻劃  
說文刻鏤也劃錐刀畫曰劃是也朽鏤者爾雅釋宮鏤謂  
之朽李巡曰鏤一名朽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鏤言用泥  
以鏤也說文木部朽所曰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椶從  
木弓聲椶朽也從木曼聲金部鏤鐵朽也從金曼聲段氏  
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  
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  
則豫讓也刃其杵曰欲爲智伯報讎杵謂塗廁之杵今本  
皆作扞扞肝切繆甚刃其杵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朽椶  
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朽人左傳稱坊  
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雜畫  
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取其過  
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哀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

也賁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子與改是注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

發於宰我之晝寢

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

庸場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扞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子邪改之即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邢疏連上為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撤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

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注包曰申枨魯人子曰枨也

慾焉得剛注孔曰慾多情慾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

謨剛而塞彊而毅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

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

凌氏鳴喈解義剛爲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室慾

也損初益上良以止之慾者勝人爲彊有似乎剛故或以

爲疑注申枨魯人正義曰枨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

或作黨漢王政碑森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

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

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黨此

作黨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云侯我乎堂兮

鄭箋棠當爲枨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枨申

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枨魯伯

真宗祥符二年封枨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

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璠奏存枨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

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枨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

申黨無申根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根與業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儻爲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根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根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根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繆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廣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弼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通繆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繆據字周義疑繆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繆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繆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繆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繆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繆蓋家語無公伯繆及申堂王肅僞造申繆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繆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繆乃繆字形近之譌王伯

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根鄭玄云申根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根不疑以根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根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爲之王肅以申線申堂公伯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根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根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根○注忿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會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卽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

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

非義於已

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前毋以先後使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

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有

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物有悖逆詐僞之心有

淫洗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

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

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

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

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

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為好惡之節是為依

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

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

者之符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

勉然者為恕自然者為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

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為及將止

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

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

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諡云諡下曰加也諡下曰加也此言語相諡加也知諡諡加三字同義諡人曰諡亦曰加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諡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爲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况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僞

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

注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

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

間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

庸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

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日後雖

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

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

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

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寢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

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

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

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

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

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

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

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事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



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  
天道命不傳傳其人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  
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  
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  
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  
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  
詳於易今卽易義略後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此言性也臨象傳大亨以正天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恒象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  
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  
妄象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象傳同則天命卽天道也  
又乾象傳蠱象傳剝象傳復象傳所言天行亦卽天道是  
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  
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誼包氏汝翼中庸說天道  
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剛柔濟則曰中中者天地之交

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  
以靜翕一闢一翕氤氲相成交氣流行於是寒暑風雨  
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  
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爲先所謂性也性也者  
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肖天地而心  
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卽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卽  
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卽  
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  
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許言性爲  
陽氣者對情爲陰氣言之繫辭以善爲繼之性爲成之則  
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  
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猶知愚謂資質有高  
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  
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  
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  
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也變動若飛伏  
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  
者龜之卦兆吉凶是占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  
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

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  
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爲說又  
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  
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  
得間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  
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問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  
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皆以吉凶福  
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  
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  
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决未嘗  
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問也管輅別傳荀非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  
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  
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  
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  
案以與爲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爲訓李賢後漢書外  
戚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  
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  
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  
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爲安國

眞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  
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間也○正義曰  
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畫而  
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  
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  
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  
文章爲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  
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卽鄭君人受血氣  
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  
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  
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巳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  
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  
如日月東西相從而巳也○是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  
也中庸言天道爲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據鄭箋卽天道也聖  
日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卽天道也聖  
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不  
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  
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下不

道爲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  
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問所未問者也  
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  
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問朱之能行唯恐有問注孔曰前所問未及行故恐

後有問不得並行也

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有問文章

行又恐別有所問致前所問不能並行苟子哀公篇是故  
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卽是  
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問讀若聲問之  
間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唯恐有問  
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問  
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尚未能行故唯恐復有問  
此說與孔  
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

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

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注孔文至論也。正義曰世本云孔

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圉卽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那疏引諡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諡也春秋時諡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諡文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諡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諡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諡文當慎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撻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卽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

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正義曰君子者

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

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諱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于產後人增加人菊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于產又字于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諱

名嬰

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據鄭說則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

舊則民不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降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諱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諱仲字晏者也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卽其地也諡法解治而無書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諡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

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山節藻梲注包曰節者柄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

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注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義

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著龜

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

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

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

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

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

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



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詔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  
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為神所相故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  
以不知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  
侯之禮山節藻稅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又云山  
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山  
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  
必然者蓋臺門反玷朱紘錢篋出自夷吾之廟飾自居而  
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  
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  
也然則山節藻稅將何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  
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為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  
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為蔡別名又名儂句皆謬矣不足  
辨故略之節與格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案案格  
一字案爾雅釋宮柄謂之棗釋文案音節孫炎本作節是  
案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稅本又作檢○注臧文至僭也  
○正義曰臧文仲即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  
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焉與包略同左  
昭五年傳吳駭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  
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岨冉長尺二寸  
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為蔡是蔡長尺



殿賦芝栴攢羅以戢香張載注云芝栴柱上節方小木爲  
之長三尺此卽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栴有曲栴  
則案也曲栴則樂也曲栴加於柱栴加於曲栴又加於  
栴以次而小故名之栴薛注西京賦曰栴者柱上方木斗  
光賦曰栴亦方小木爲之栴在栴之上栴者非一物釋宮云  
小於栴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栴與栴非一物釋宮云  
栴謂之栴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栴與栴非一物釋宮云  
標標者栴上端也栴與栴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  
爾雅闕謂之栴郭注柱上栴也亦名栴又曰栴說文闕門  
構櫺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棟者橫之似并也柱端交語之  
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栴案開字從門從弁弁象  
其形從門則爲門上之栴與柱端之栴同故其訓亦不異  
郝氏懿行義疏謂案栴一物兩名案言其標栴言其末亦  
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柱  
頭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  
節上也稅爲梁上楹者爾雅云栴謂之梁其上楹謂之  
楹是楹在梁上郭注以爲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  
柱爲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稅謂畫梁  
上短柱爲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稅謂畫梁  
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

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稅柄也以稅爲棗殊誤徐錯說文繫傳以棗爲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梧之木爲稅亦與舊訓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蒼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稅爲奢侈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馨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稅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尚書大傳皆是言樛飾鄭以柄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稅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稅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

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

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那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

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去也南山有臺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爲令尹至僖公卅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焉呂臣繼之子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闕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索楚語觀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過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闕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

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  
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傳  
調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  
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  
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  
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  
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馭不知如此安得爲  
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  
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  
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  
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  
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  
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鬬名穀字於菟。正義曰  
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  
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  
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說文穀乳  
也從子穀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構牛  
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烏  
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段借論語釋文

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楊倞注孺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與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擇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徐黃牛虎文讀若涂菟徐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徐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此注以穀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僞者之疏可知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違之

注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

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

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

二十七年傳成請老子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弑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讞曰弑者伺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弑或言殺案此則弑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弑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與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是崔子弑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為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崔杼弑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間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為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著日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為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



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  
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富國世臣未聞嘗致討以春  
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  
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  
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  
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  
須無文者諡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  
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  
澱水之貌下篇身中清馬融曰清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  
遠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  
子之能恩蓬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  
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奔卽古棄字違而去  
一邦皇本作違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  
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  
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  
乘是四十匹馬陳氏臚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  
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  
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  
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  
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

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授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

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

必及三思

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

幸杜預注以爲三思而後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

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

思注季文子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

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

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

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

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即可矣左襄二十五年

傳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

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

日不可及也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

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校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

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紀命不答彤弓等

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

晉責舊憾與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厪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

之貨凡爲蓋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  
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  
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  
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閭君之  
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  
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義曰  
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卽甯俞  
程公說春秋分紀甯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  
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脩武縣也今河南衛輝  
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卽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  
或本爲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

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

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  
正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冠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忌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爲一文兩牧閻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爲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狺狺犬也狺犬雄猛善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寥寥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趙

注：其行不能揜覆其言，是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  
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  
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  
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  
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  
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  
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案  
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  
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  
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卽受孔子所修  
之業。當時洙泗之間，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  
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注：辨僞誤解。世家此文下  
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  
明言子貢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卽求亦自言力  
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狷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  
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嫌已淺，薄不知所以裁  
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  
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也。狂者進取  
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

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偽云斐字從文古訓無  
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  
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  
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  
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爲乎  
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  
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  
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  
言之孔子反魯  
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爾雅釋詁念思也希罕也並

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  
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念懷若有  
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  
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  
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卽夙怨也惟有夙怨  
而相忿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

事而今不傳者張文蔚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  
劉簡虎嘗失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  
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會勸劉劼殺王廣之及劼凶肅反  
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啟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  
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字案毛說與皇疏  
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  
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遼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  
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會子立  
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卽此義○  
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也皇  
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  
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  
合案論法解夷齊並爲諡然古人無以字居諡上者因學  
紀問引胡明仲曰彼己去國諡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  
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孤竹列於四荒郭注孤竹在北  
孤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  
龍縣東有  
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微

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

人正義曰乞醯者乞猶求也左僖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

從鵠酒並省鵠與鵠同儀禮聘禮注以醴穀爲陽醴肉爲

陰醴連穀言是其以藭爲之說文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

酢卽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醴釋文醴酢也周官疾醫五味

醴酒節蜜薑鹽之屬注云醴則酸也古酸用梅疑卽加之

於醴故醴味酸土昏公食大夫所云醴醬據注云以醴和

醬則是加醴於醬也醬不必皆加以醴故有芥醬卵醬醴

醬醴醬之別廣雅釋器醴醴也醴與醴同論語釋文醴亦

作醴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醴多汁者

爲醴醴藩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醴醬爲一物又謂古無

醋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爲微生而不知爲鄰所以不得

爲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爲微生而不知爲鄰所以不得

爲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譏矣

尾生晦師古曰卽微生高微生畝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

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子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涇涇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爲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學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足恭便

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案陸所見

無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也

也若命之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

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

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于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也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也不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即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籛籛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佞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詔足恭而辭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詔足恭而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善爲進退皆讀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善爲進退皆讀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

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  
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  
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  
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丘明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  
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  
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  
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  
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  
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  
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

友其敝之而無憾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

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正義曰季

季者少長之稱閭氏若疎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  
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侍者說文云侍承也釋名釋

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  
何不也案爾雅釋言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  
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習也夫子欲規二子之志故問其  
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  
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卽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  
衣以襲之衣裘猶衣裳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  
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  
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木用成語後人涉雅也篇衣  
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  
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  
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  
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子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  
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  
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  
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  
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  
貨則通而不計其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  
邕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  
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  
其同也又附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帔也一日敗衣

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做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  
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  
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  
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  
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  
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  
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  
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卽顏子之志曾子言有  
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卽無伐無  
施之意又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  
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  
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  
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  
皇疏云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  
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  
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  
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  
今所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不從

懷之

注孔曰懷歸也

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

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

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

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

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

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

重倫輕利不失任郵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

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

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

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  
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  
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  
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蔽

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慎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責也賁卽賁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正義曰

氏曙典故覈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耨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卽此必有忠信之意索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卽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劔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卽此義也釋文云焉如丘者

璣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衛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



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衛爲順當並箸之

香山何羅章校刊